

大学文化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吴勇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
广州市高等学校第二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重点课题）

大学文化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吴勇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文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吴勇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306-03537-0

I. 大… II. 吴… III. 高等教育—中国—文集 IV. G649.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0887号

出版人：祁 军

策划编辑：三 川

责任编辑：曾纪川

装帧设计：贾 萌

责任校对：翁慧怡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16 印张 240 千字

版次印次：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生命之丰富，性格之养成

在《我的大学情怀》出版以后，总有意犹未尽的味道，这是一种有话还没讲完的感觉。但接下来要讲的，却需要转变视野，从关心自我心情转向对一般人与事的普照。走过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各个阶段，就如同“鸟儿已经飞过”那样，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本书写作的动力是出于对“人”的关心，想让自己从自然生活出发，走进关于“人”的精神生活。因此，必然会涉及“人”的思想、艺术、人文精神等等，也可以将上面所列的这些词记为本书之关键词。

所有的话题都要从大学开始。60多年前的西南联大，正值国家处于危难时期，也是各种思想、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季节。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真正称得上有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在旁人看来，他的言行浪漫、风流而率性，视名利如粪土，很有大玄学家稽康的魏晋风度（当年，冯友兰曾以“越名教而任自然”比喻之，真可谓一语中的）。那个时期，校园内外各种主义的交锋，让很多学子迷失了方向，他们不晓得自己应该向左还是向右。有一年，金岳霖与他的学生殷海光有过一次如下的谈话：

殷海光：现在学校内外多有观点，政治与学术方面的领袖、导师很多，请问先生以为哪种观点才是真理？

金岳霖（在沉吟片刻之后）缓缓地回答：凡所属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够持久。

殷海光：那么，以先生看来，什么东西才是可靠而又比较持久的思想呢？

金岳霖（在思考片刻之后）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

如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

那个年代，教师与学生混在一起，有太多的交流，多数教师不会对师生之间的某一次谈话留下特别的记忆，也许金岳霖本人对这次谈话也没有太多的介意，但这次谈话确实影响了学生殷海光的一生。上世纪50年代，殷海光在台湾参与了“自由中国”运动，他将老师早年的教诲演绎得淋漓尽致，即使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依然表现出正气、勇敢、浪漫、充满了诗情，高唱：书和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虽然殷海光最终长眠在“自由墓园”中，却以他的人格辉煌，担起了自由这个词。然而，仅仅在这次谈话之后十年，金岳霖被新中国的革命热情鼓动起来，跟随梁思成、林徽因走出阁楼，同时也走出了自己的逻辑世界。可以想象的是从那时起，他也许忘记了自己的这次谈话。

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地球上某一个区域的变化很快就会传递到其它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体验之一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迅速转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看到身边的贸易加工企业纷纷倒闭、城市道路上的交通明显轻松、大学生失业成为主要话题等等。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加速变化，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种变化，正在考验人类的智慧和文化的，最近听到的一种观点是：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变的，那就是变化。我们都在陷入困境，用一千多年前莎士比亚的话来讲，变还是不变，也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我们在大学里面，看到教授们总是教育年轻的学子：要适应变化着的世界。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从大学走出来的人却越来越没有了自己的定性。笔者以为，变化之中，仍然有不变的存在，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象金岳霖所说的“付出长久的思考”。否则，历史还能够留给人类什么？下面给出的二个故事，也许可以让人体



会到不变的价值。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人们对于一所真正大学的敬仰之情。在这里，可以引用诗人马修·阿诺尔德对牛津大学的感受，它是笔者所见过的关于大学的最浪漫的（也是最恰当的）描述：

敬爱的梦想家啊，
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蒂克，
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
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
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
失败了的事业，
被放弃的信仰，
不吃香的名声，
难以置信的忠诚——
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

诗人寥寥数语，让人窥见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今天，如果人们对于某一所大学还留有一点敬仰的话，仍然是因为这所大学提供了上述环境。这一点信仰的坚守还没有变化，也不应该变化。

第二个故事是对于大学传统的坚持，它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就是“有一些事情还是不变为好”。这个故事来自剑桥大学，它是关于三一学院院长上任的故事。1918年，身穿学袍的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怀携着英女王的任命书，穿过宁静的剑桥街道，庄严地用铁环在三一学院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以听到那清脆的声音。学院的门房应声慢慢地打开大门，彬彬有礼地问：请问先生来此欲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并将英王的任命书交到他的手里。门房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然后疾行走过“伟大方庭”，把证书呈交给资深院士审阅。那些身穿学袍的院士们在煞有介事地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新任院长。这就是剑桥为大学营造的文化：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她总保持着一种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

至今还没有人否认牛津和剑桥是有特色的大学（也有一些人在批评它们的保守或变化），尽管关于牛剑特色的解释各有各的说法，但其中却有一条公认的评价，这就是两校的特色并不体现在“与时俱进”上。一所大学不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却可以始终得到世人的敬仰，这足以说明大学还有不“与时俱进”的理由存在。从牛剑看大学的特色是什么？笔者认为大学特色成立的基本要素是历史的积淀，所以，在谈到大学特色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二个关键词，一是时间积累，二是历史积淀。离开了这二个基本坐标，任何大学都不可能有什么特色可言。这样的一种判断或许会给那些急功近利的大学官员们以当头一喝。季羨林在提及大学精神、大学特色的“参考坐标”时，就用到了“基础”、“积淀”这样的字眼。一所大学的特色绝不仅仅指它的办学特色，二者之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大学特色涵盖了教育思想理念和办学运作经验，它是与“精神”、“个性”、“思想”、“理念”等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与科学技术相比较，大学人文精神更接近特色的本义。

社会现实价值总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短期性、易变性等特征，但大学的价值观念由于受到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具有摆脱短期功利狭隘性的特质。因此，它可以借助于批判精神，制衡社会负价值的发展，担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形成和推广的作用。所以，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大学“不仅是美国的教育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稳定的价值观、独立与自由、积淀者会成为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

狭义的人文精神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核心思想有三点：一是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



抑；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是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它向我们展示的是在中世纪宗教环境下，它对文艺复兴的巨大思想贡献。广义的人文精神是指欧洲始自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基本内涵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哪一所大学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下，坚持不变的人文精神，才会有特色积淀。

教育的根本使命在于“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所谓“生命之丰富”，指的是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仅仅为谋生而设立。教育应当以培养学生高尚道德价值为总枢。学生的兴趣愈多，则胸襟就会愈广，引导学生向生命博大无涯发展，进入渊深无极的境界。如果大学教育以减少学生兴趣，而迫使其专注于某一种实用技能，比如以满足某种生存的职业技能，只会减弱学生的生命兴趣，降低学生的生命价值，缩窄学生的生命道路。所谓说，“性格之培养”是要引导学生超越个人物质与金钱之欲望。如果大学将学生聚集一堂，每天教他们求钱之道，或灌输何种专业课程可以引导致富，哪一种技巧能够获得高薪，必然会动摇学生的道德性。更进一步，如果这种教育理念支配了大学，那么就等于教导学生：为人之道就是致富而已！大学是一个思想的宇宙，学生在校园里面，就是要充分展示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高尚人格。以“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为使命，以博雅的自由教育为社会造就人才，倡导并实践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教育，提倡科学教育和体育教育并重的教育模式，才是“大学理念”的核心。过去30年以来，中国大学教育在规模上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大学教育如何使生命更加丰富，如何“超越个人物质与金钱之欲望”，进而“造就学生为完全国民”，仍然是严峻的课题。

今天的大学以科技创新来宣耀自己，这是以能够功利性考量作为标准。殊不知，离开了人文精神的科技活动和成果，本来就不是大学追求的目标，也就与大学特色无关。当然，科技是可以与人文相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取决于科技工作者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否相一致。从这个角度讲，与其说大学为科技喝彩，还不如为人文呐喊。



目 录

一	想到西赛罗	1
	1. 称衡式特立独行	3
	2. 想到西赛罗	9
	3. 闭嘴或者坐牢	15
二	心灵的死亡	23
	1. 心灵的死亡	25
	2. 休闲的分量	31
	3. 建筑的人文品格	37
	4. 关于思想	45
	5. 关于艺术	51
	6. 我的科学观	59
	7. 我的德育观	65
	8. 诗五首	71
三	一所大学的纪念	77
	1. 一所大学的纪念	79
	2. 大学歌咏	89
	3. 失去灵魂的卓越	101
四	叩问大学	109
	1. 叩问大学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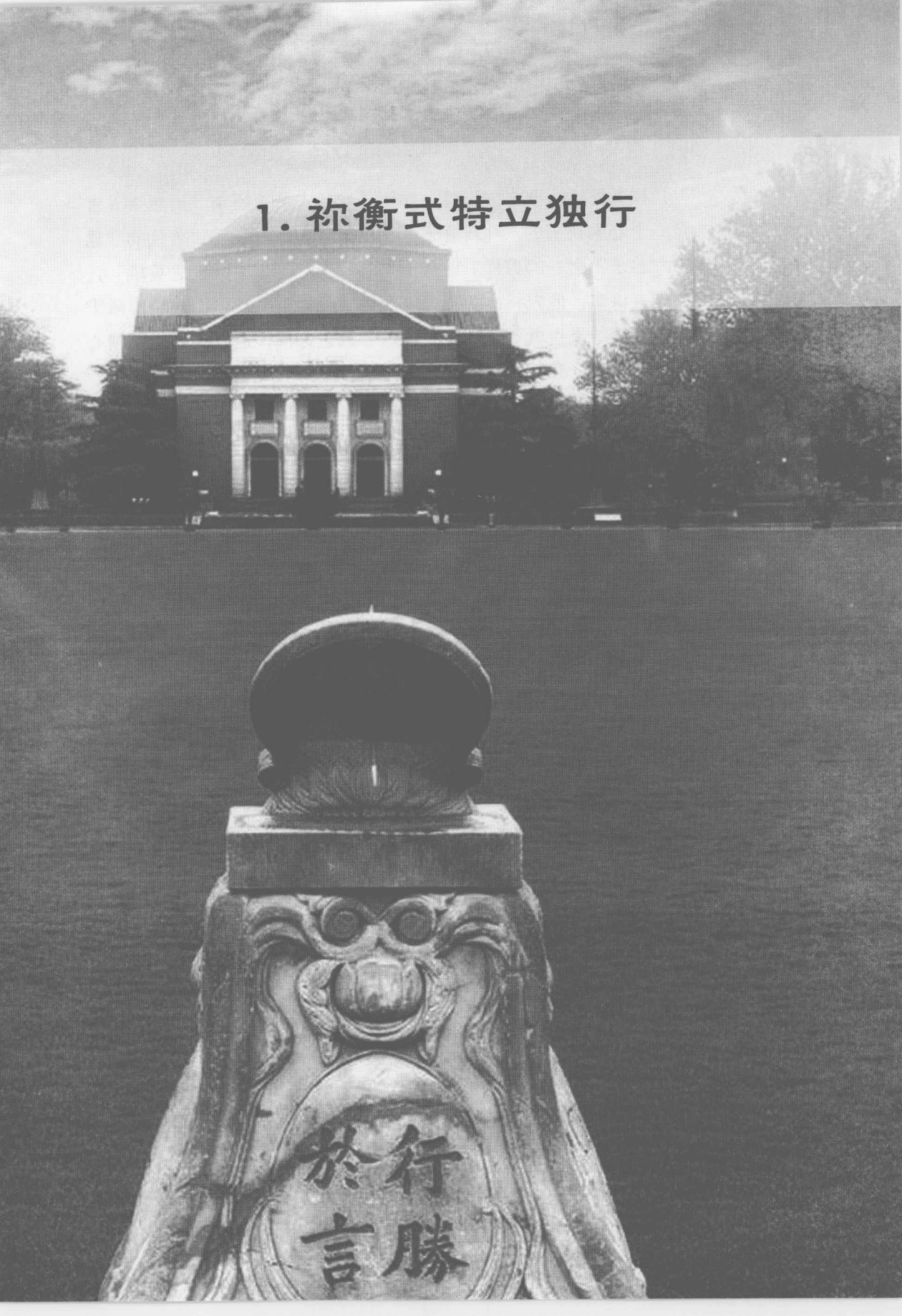


2. 大学的悲哀	125
3. 坐落在废墟上的大学	131
4. 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解放性	137
5. 大学贵族精神——论知识贵族与精神贵族	143
6. 诗意的信仰	151
7. 大学之道——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	159
8. 大学的标志——教师是大学生第一资源	167
9. 教书、读书	175
10. 30年教育理论创新之批判	183
11. 30年教育重大事件之思考	191
12. 大学师生关系	199
五 鸟儿已经飞过	209
1. 文化视野下的“崛起”	211
2.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法学30年	219
3. 一个时代的人文标志	225
4. 鸟儿已经飞过	229
结束语——文化视野下的大学理想与现实之冲突	241

一
想到西赛罗



1. 衿衡式特立独行



祢衡死了。据史书记载，祢衡是被武夫黄祖所杀。虽然杀人者是一个心胸狭窄的“斗筲之人”，但谋杀者却是以爱才著称的“建安六君子”之一的曹操。曹操虽是“清平之奸夫，乱世之英雄”，却确有谋略，他先将祢衡推荐给鼠目寸光的刘表，再由刘表推诿于黄祖，其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以今天之标准，这也算得上是精心策划的“借刀杀人”之成功案例。距祢衡被杀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他的故事能够得以流传下来，一是因为中国文人的“借刀杀人”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持刀杀人”的顶峰）；二是因为国人仍然希望能够保留住祢衡这样的文人气节，让我们这些后人再看一眼，它表明还有奄奄一息的社会良心存在。尽管对于那些断文识字的曹操来讲，已经是越来越无所顾忌有关杀祢衡的传说了，但相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还会有面对星空的内心独白，其中被淹没了的基本人性，即使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也足以成为这个国家不退化的期望。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文人的气节才能表现出来

何以判断一个国家的生命体退化？历来都是从知识分子的心迹里面寻找。早在大汉帝国的混乱时期，尚有祢衡这般人物出现，也表明了那个时代社会生命气息还在。所以，祢衡被杀的故事告诉我们：别以为祢衡被杀了，国家的良心就没有了！事实恰恰相反，祢衡被杀了这件事证明了社会还处在“祢衡还在”的时代。

我们今天应该担心的是：已经没有祢衡可杀了。根本的问题出在社会已经生长不出祢衡这般人物。当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精英群体离开了原来轨道，社会就没有了精神、智慧和良心，国家开始走向没落。在一个国家不允许思想冲突的时候，国家生命力便开始衰退，这与国家政治、经济、战争和其他一切社会危机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常说的所谓“温饱思淫欲”，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思想斗争的和平、和谐与稳定，引导人们走向精神没落，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的自由、和平、和谐，但它





却是能够同时容纳激进的社会思潮，这是动态性的稳定。追求静态的稳定只能导致冲突、竞争与动荡。

突破规范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所以知识分子从来就是社会先锋，只是不同时期的先锋性有着不同的内容。60年前，就是知识分子最早学会了如何做社会先锋，比如，郭沫若、巴金、吴晗等等。在社会以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精神生活、以限量票证规范物质消费之后，这些人也是最快懂得道理的人：遵守规范将得到奖励，违反规范将得到惩罚。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条件反射，其实就是实验室里的“老鼠式明智”，当然，这些超聪明知识分子的学习能力远比老鼠要强。几十年来的“刺激—反应”式学习，使得今天的知识分子们习惯于将自己隐入众人之中，同时也把内心深处残留的那一点点渴望，消解于对物质的追求之中（这也是有传统的，当年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也为自己的伙食水准高于鲁迅家而沾沾自喜）。中国教育是如此规范，规范到教师的教学不能有创造性，也就不允许有学生表现出创造性。比如，在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全国各地的学校课堂上，可以看到高度统一教学内容、统编教材和统一考试，学生听到的是异口同声的媒体信息，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语言方式。这就大致构成了知识分子与其他所有人的几乎没有个性的共同生活途径。

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在过去60年来一直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在各个时期都表现出时代的特征，总会造就出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今天，最让知识分子向往的成长之路有以下几条：一是通过学术做到“一官半职”，这绝对符合“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心理；二是借助政府的学术收购政策，争取获得更多的“高层次学术奖励，如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科技学术荣誉等等，以此提高自己的市场身价；三是通过走上仕途，再方便取得更多学术荣誉，常见的现象是“先做官，再做院士”。

凡动了上面这些念头的人，都是在学习、生活、游戏中逐步丧失灵性的人，甚至就连做坏事也没有了创造性，比如，在整人的时候，也只能想到从前抗日影片中日本鬼子对付抗日者的“老虎凳”这类老把戏。80年前，老舍先生就说过：不聪明的孩子或不爱读书的学生，去做舞女或拉车也不错。今天，真不知

道还会有几对父母会同意老舍的观点；也没有见到老舍先生的哪位孩子去做舞女或拉车夫。成天生活在社会习俗与规范里，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为孩子作计划。因此，孩子生活在父母的想法里面，反正不能去做舞女或车夫。我们看不到知识分子还有多少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气息，在台面上出现的主流面孔，早就已经远离了“三个主义”。偶尔遇到一个人，以为是文化人，仔细说上几句，却原来也是假的。那些所谓的非主流，也是作秀给别人看的，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进入不到主流的上层，愤而转向非主流阵营。有人从此断言，中国文人们在以后的几十年内绝不可能浪漫得起来，本来有的一些浪漫元素早已换成银子了。这是整体性的结论，偶有例外者，也没有了成为砭衡的机会。就像在今天的大学里面，即使有女大学生、研究生涉足风尘现象，也不可能出现李香君、柳如是这等人物。而在那些嫖客里，也找不到像侯方域、钱谦益这类身影。无论是侯方域或钱谦益，还是李香君或柳如是，今天看来，早已成为了文人的绝唱。

笔者品味陈寅恪写的《柳如是别传》时，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想想我们周围的生活，实际上早已失去了人文色彩。虽然人们常常将问题归结于没有能够让知识分子产生兴致的环境，但根本原因还不在于外界，而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依附在物质生活之中。按王小

波的说法：我已经40多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有见过谁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身边多的是些断文识字的人（真羞于称之为知识分子），他们在那种环境下成长，到了30岁的年纪就死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三十而立”。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就丧失了想象力、激情、好奇与勇气，这是文人身上最宝贵的创造源泉。就是因为受到“立”的压力，社会意志与集体意志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个人意志的覆盖，剩下的只有墨守成规了，每天无聊地打发余下的日子。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字眼

